



在邵红(左)的
工作室里,传统与
现代悄然对话。

“那时候没有手机,连电视也少见,我最喜欢看外婆做针线活。”5月6日,在张湾区柏林镇的知雨轩非遗工坊,49岁的邵红正埋首缝制一幅荷花布艺画。阳光透过窗棂,落在她手中的丝线上,泛起星星点点的金晖。针尖在布料间轻盈游走,仿佛在弹奏一曲无声的乐章。她的手边,搁着一只藤编针线篮,篮子里整齐地码放着各色丝线、绣花针和几块褪了色的老布头。

这位手工艺人,用一针一线,将外婆左洪英传承了几十年的布艺技艺,在今日重新点亮。 ■文、图/记者 吕世银

记忆里的针线时光: 从模仿到传承

邵红的外婆左洪英,曾是郢阳出了名的布艺巧手。“外婆那代人,衣服破了就补,装饰也要自己做。”邵红回忆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,物资虽匮乏,对美的向往却从未缺席。外婆能用缝衣剩余的边角料,做出活灵活现的布老虎、精巧的香囊、实用的针线包。

“我最爱看外婆剪花样。”邵红说,一张红纸,一把剪刀,在外婆手中几经折叠、旋转,展开时便成了翩跹的蝴蝶、绽放的荷花、欢跃的喜鹊,“简直像变魔术一样”。六七岁时,邵红就捏着小剪刀,学着外婆的样子剪,虽然歪歪扭扭,外婆却从不责怪,总是笑盈盈地帮她修整。“外婆总说,手工艺最要紧的是心意,每一针每一线都要专注。”

这门手艺,邵红学得漫长而自然。从简单的缝补,到复杂的刺绣;从模仿外婆的纹样,到自己设计图案,这条路她走了四十多年。中学时,同学们迷恋流行歌曲和明星海报,邵红却在琢磨不同布料的质感、丝线的配色。“那时候最难的不是技艺,而是别人的理解。”邵红坦言,九十年代末,机器生产的廉价纺织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,费时费力的手工成了“不划算”的事。

工作后,邵红进入东风公司做检查员,闲暇时却总忍不住捡起针线。她还自学绘画,研习色彩、构图与艺术史。直到今天,她终于创立了自己的手工布艺工作室。

从外婆的针线包 到年轻人的新国潮

老手艺玩出新花样: 布艺荷花有了新“画风”

在邵红的工作室里,传统与现代悄然对话。展示架上的几支布艺荷花与牡丹插在瓶中,格外灵动。细看之下,花瓣与叶片纹理细致,工艺精湛。做一支荷花,需经历打版、裁布、缝制、组装、塑形等工序,其中细节与比例的把握,决定了作品的整体气韵。花瓣需手工抽线形成自然褶皱,层叠之间尽显柔美;莲蓬里的莲子,要一颗颗填进去、缝扎实。“邵老师做的不是普通的工艺品,而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”常有客人这

样感叹。

“创新不是生硬拼接,而是从内而外的融合。”邵红以她设计的“牡丹”系列布艺摆件为例:选用渐变色布料制作花瓣,巴掌大的花朵叠加数十层,雍容华贵,在社交媒体上大受欢迎,成为许多年轻人居家装饰的亮点。

“传统手艺要活在当下,就必须与当代生活相连。”邵红不断尝试将布艺融入日常,设计出布艺玩偶挂件、布艺画、布艺茶宠等一系列产品,让老技艺轻柔地走进现代生活的场景里。

手艺的今天与明天: 在快时代里做“慢东西”

“手工布艺和工厂产品最大的不同,在于温度。”邵红拿起一个刚做好的柿子挂件,不过掌心大小,却由13片布精心缝成——柿果4片,柿叶8片,柿蒂1片。“从选布、画样、剪裁、刺绣,再到填充、缝合,完成这样一个小挂件得要4个小时。而放在工厂机器上,两分钟就能产出几十个。”

邵红说,工厂追求的是标准化、高效率和低成本;而手工制作,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,承载着手艺人情感与创作时的心境。

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并喜爱手工布艺,邵红摸索出多种方式。她在工作室定期开办体验课,带领大家亲手制作简单的布艺小品;在社交平台分享创作过程,渐渐积累起一批粉丝与回头客。最让她欣喜的是,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关注并爱上这门手艺。

更令她欣慰的,是手艺带来

的经济价值。如今,她的一幅精品布艺画可售价数千元。工作室不仅能自负盈亏,还带动了周边4位农村妇女就业。她们经过培训,能承担部分基础工序,每月可增收近2000元。

“经济价值很重要,这是手艺存活的基础。”邵红语气认真,“但比赚钱更重要的,是让这门手艺被需要、被尊重、被传承下去。”对想学艺的年轻人,邵红最想分享三句话:“一要真心热爱,因为这条路要耐得住寂寞;二要系统学习,不能只求皮毛;三要懂得创新,审美是灵魂。”

从外婆左洪英到邵红,从乡间炕头到城市工作室,变的是一代代人的探索与创新,不变的,是那一针一线里对美的执着。在机器轰鸣的时代,这安静的手工劳作,正以温柔而坚韧的方式,诉说着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与文化自信。



选用渐变色布料制作牡丹花花瓣,巴掌大的花朵叠加数十层,雍容华贵。